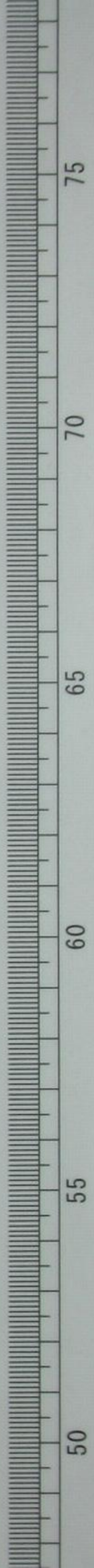


新  
校

續文章軌範評林

下

|      |
|------|
| 13   |
| 1059 |
| 2    |



門 13  
號 1059  
卷 2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註釋卷之五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漪園先生 焦竑 評閱

九棧先生 李廷機 註校

小心文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秦至孝公益強盛故先述之殽山秦塞也其山在

京兆府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欲盡取之如席卷物囊括舉并吞八荒之心

四海括在囊中此句長

茅坤云此  
漢文之不  
可及者

好句法

續文章軌範





山諸國河山於疆國請伏弱國入朝廷人孝文王并

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真西山曰六世孝公惠王王昭王文王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封公桓

六世之句公於河南是為東周君而以洛都而亡諸侯優至尊

至帝王為西周始皇滅二周置三川絕而制六合四方地執鼓朴擊也長曰朴以鞭笞天下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羆百越之君

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

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秦氏更名曰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

應接不遑

古道自

基業中問

句法長短

不齊波瀾

聚之咸陽銷鋒鏃音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

下之民到興第一節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處

華山為城美大之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

也晉灼曰踐登也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

兵而誰何言莫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良將勁

與是承上接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

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謂以

痛以繩繫戶樞也氓隸賤役遷徙之徒謂處為戍

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勇坤云自以為三字下得精神

惟其自以為固所以

謂成詩以

亡秦前入

下字下句

不苟如此

未聞道處

陶朱公荷頓皆富人也史記曰范蠡相也滅吳乘舟  
真西山曰江湖止共陶變姓名自謂陶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  
始皇既沒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餘年之間  
以下言陳三致千金孔叢子曰荷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  
汝起事歷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公曰子欲速富當畜生特  
言其人微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荷氏之南滋息不可計十年  
足以喪事問貨換王公故躡躡足行伍之間躡躡也而俄起阡陌  
止所以訝富稱陶朱荷頓躡躡足行伍之間躡躡也而俄起阡陌  
秦亭  
東坡云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響之其應聲而景從如影隨形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  
勢必蓋人君人者尚威置以董武秦與隋可監也  
秦族矣呂云以上言秦之易下且失天下非小弱  
也雍州之地敵函之固自若也言猶如陳涉之位非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鉏耰

大曰峩段柄也務非鉏於鉤戟長鐵也鉏利也鉤戟長鐵皆兵  
棘戟也棘戟也非鉏於鉤戟長鐵也名鉤戟以不刃下有鐵  
也謂九國時兵器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  
也適讀曰謫言涉戍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  
也漁陽之衆抗敵也言涉之將相卿讜曰焉然而成敗異  
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  
而下可觀古人文法  
王鳳洲曰峩段長短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  
相間文勢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  
起伏七個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  
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字相次也  
而下可觀古人文法  
與衆括一涉而七廟墮孝公至始身歿入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指  
而七廟墮孝公至始身歿入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指秦王子嬰皇凡七世身歿入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為項羽所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守之勢異也

與衆括一涉而七廟墮

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

守言廢先王之道以卜事一篇文意  
以兩句斷彼何等筆力何等識見  
右紀事  
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立召  
為博士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  
矣然其意以攻守為二途豈知三代之治  
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  
以為據于申韓也

真西山評

鋪敘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  
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闢起伏精爽傑出  
真名立之作也似此不多得矣

姜鳳阿評

此論皆賈生所以道秦之過究其興亡而  
致其得失以論權衡而措詞萬勁西漢文  
章以其然者讀之可以發人小思

鄒東郭評

賈生論秦之所以成敗蓋千有餘言而卒  
斷之以一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  
也文字甚妙但西謂攻守勢異非至當之  
論也蓋當時儒者以攻為誦諫而守為仁

李九我評

義雖以誦之傑然  
尤不免况他乎哉

過秦論

賈生

第坤云七  
別立一級  
私制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靡

先叙近古  
無王九秦  
之可以守  
威定功處

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之

然後書秦  
皆是在中  
生有死中  
求活的識

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攻種食積

然復書秦  
皆是在中  
生有死中  
求活的識

衆暴寡矣筆不休士民罷散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

上極天子也既元元之民莫不愛其性貪莫不慮心

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高不親士民

廢王道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誅八心而後仁義

廢王道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誅八心而後仁義

此下起議

以是始皇  
討自是正

自是秦要

為二世固

策可何有

理善而正先

素而正先

以暴虐為天下始夫者善者高謀力安定者貴順權  
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  
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  
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主計上立之事並殷周  
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  
患也故秦主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  
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  
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  
為仁也卿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  
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

帝之過庶  
獨可以少

回民心然  
余謂二世

果有庸主  
之行必不

藉期高以  
行其謀越

十七元而  
自立也誼

以是為二  
主討過矣

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  
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庫散財幣以  
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  
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  
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於以  
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  
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執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  
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不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  
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倍賦  
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恤恤

二世之亡  
只此四句  
說盡

以未以正  
大意思開  
鎖一係何  
等見識

然後姦為竝起而上下相道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  
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  
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  
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  
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主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  
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必  
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  
為非此之謂也

論巴蜀檄

司馬相如

鄒東廓評此篇詞氣不逮前篇而意之感慨尤切

身坤曰兩  
畫向釋極  
得論檄體

便曰不  
順者已誅  
光征匈奴  
後師東指  
之類是也

唐蒙罷通夜郎西夷中又發巴蜀吏卒千  
人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  
民大驚恐上聞之遣相如責唐  
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其上意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擾不討之日久矣特侵犯  
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  
興師出兵北伐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稱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闐越相誅  
右平番禹天子今朝平至也東闐越後南夷之君  
西夷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南夷之君  
仰風慕義欲為臣妾道車遠涉山川阻澁不能自致  
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賈之





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疇連類百姓已親見近縣恐  
遠所豁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丞下縣道咸諭陛  
下意毋忽與上皆非其弊

樓子齋評

此篇文全，是為武帝文過飾非，尋害人主  
心術，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  
全，然道使者有言，不是也要教百姓當一  
半，不是最善為辭，汲汲，告諭之體

王鳳洲評

長卿以賦為文，故論蜀封禪，辭麗而少骨  
賈誼以文為賦，故弔屈鵠，鳥率直而先事

報任安書

司馬遷

按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在職，故人  
自交益盛，而州刺史乃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  
遷以此書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  
已為太史公堂下牛馬之僕，謙辭

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少卿，年，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

接物，惟賢進士為務

意氣，愍之，懇懇若望，僕不相師

而用流俗人之言

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亦

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

名動而見无欲，盜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與誰語，諺曰

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言我為誰而為，蓋鍾子期交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

伯牙善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

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  
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子期死，伯牙  
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答若僕太貧已，虧缺矣，唯

茅坤曰：太史遷以文乃天地間有數者，不自志，濬學可多得，作興長篇大，增不竟重，瑣論之，人自心送字，者動此長，子謙論必矣

引論甚切

以不致書之意

以叙已所

按修身者至君子之林矣言上所以自立以起下意

林懷隋和清侯時行若由夷伯夷終不可以為榮過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容會東芝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更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安為庚太子法旬月迫季冬將刑僕又薄從上雍薄道恐卒然不可為議言死是隱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竟鬼私恨無長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于世而列於君子之林

應野治曰政書以一辱字為根目轉愈法之送並東野以一鳴等作眼目

按僕願先入至何言能言已不名市言不

矣故相其借於欲利悲昔痛于後心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公與同車出命官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游兩轅因過市孔子耻之去衛過曹與言適陳未詳兩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良說商君曰君之見繫主也同于駮乘衣絲變色武帝朝東官趙談乘衣絲衣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人與者皆天下豪傑矣漢錡之人陛下何奈何與力錄刑餘人同載者是上失下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必官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錡之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我僕願先人緒業得待罪董

足持士意  
文字駢麗  
金讀而愈  
可喜

王鳳洲曰  
常辭處傾  
倒詞揚精  
華處焜耀  
純周文家  
說亦亦裒  
捕之助

乎以下明  
對罪之由

較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  
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招費進能顯嚴穴之士死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  
有斬將奪旗之功舉取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  
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  
所短長之效可見此矣嚮者僕亦嘗願下大夫之  
列太史令亦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細維畫思  
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閭閻之中乃欲仰首伸  
臂論列是非亦輕朝廷蓋當代之士那嗟乎嗟乎  
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

至頃中曰  
以本未句  
首管到受  
辱著書且  
與下文未  
易一二為  
俗人言對  
為俗人言  
相呼應

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  
得奏薄技出以周衛之中周衛言有僕以為戴盆何  
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  
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  
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同為侍素能  
相善也理舍異路未嘗銜孟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  
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  
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管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  
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大臣出萬安  
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

以一轉詳

李陵事

何維祺曰

遷所論無

可取者大

柳文過飾

非曲為李

陵地然其

文賦湯奇

偉以如賦

之材而因

言事置之

腐利誠可

痛哉

林希元曰

自後數日

至悲夫言

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謀孽其短僕誠私心痛

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

庭垂餌虎丘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胡地高與單于

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言陵軍少所殺胡虜救及

扶傷不給糧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在白奴王之

擊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聞千里矢盡道窮

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募軍士無不

躬自凜凜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

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

數日陵敗書聞王上為之食不甘味賜朝不怡大臣

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憤悼

悼誠欲效其款款忠實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甘者已絕而不食能得人死力雖若之者

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

於漢效立功以當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謂陵摧

之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得路適

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

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

李陵游說遂下治罪治罪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

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真故

所以救

陵之意

相之由

愈思不曰

司馬過自

謂以素行

下李陵故

其素所畜

積句素與

大夫絕甘

分以句兩

素字相開

章大吉曰

要透一生

心事史記

中往往借

凌約言曰  
連用單字  
相與應

事蹟且虛  
指不厚受  
辱者以形  
已之極辱

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  
囹圄之中誰可告許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  
不然乎李陵既生降賴其家聲而僕又傳之盡室  
也蓋室刑刑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  
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  
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涖俗之  
所輕也選又為太史集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為  
大子所戲弄如倡優所畜以為調戲者故為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蟻蟻何  
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  
盡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畜立使然也人固

蓋份曰太  
史公作史  
記雖得于  
足跡始通  
之後然其  
高不天授  
自不可及  
只如人固  
自一死一  
段何奇哉  
斷何奇哉  
斷其其人真  
有千里光  
有之原

李廷機曰  
詞於未雨則明矣

有一步死或重于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也道理其次  
不辱辭令其次誣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謂着其次  
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剔毛  
也嬰金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最下腐刑  
極矣官刑腐真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  
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陷阱之中搖尾  
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言其威為人所制故士有畫  
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  
鮮明也人早自定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

本史公作  
周勃傳凡  
兩叙獄吏  
履多悲酸  
即嘆意且  
載勃之言  
曰吾嘗將  
百萬軍然  
安知獄吏  
之貴乎與  
以見獄吏  
則頭搶地  
旬千古仇  
令人傷悼

箕擗擊也於園牆之中園牆當與之時見獄吏則頭  
擗地視徒隸則正惕息正容也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  
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  
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  
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趙王張耳子因  
獄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于請室請罪魏其大將  
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李布為朱家鉗奴權失  
受辱於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田蚡怒灌此人皆  
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  
裁在塵埃之中古今壹體安在其不辱也由以觀之

文選注云  
言不飾有  
裁單至亡  
賊以出獄  
吏繩墨之  
外而稍遲  
候則至鞭  
笞欲引即  
擊此不亦  
遠乎如幾  
乎

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懼乎夫人不能早自  
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笞之間乃欲引節斯  
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始為此也夫  
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  
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  
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  
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  
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淪縲綬之辱哉且夫藏  
獲婢妾刑淮之間呼奴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  
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在

余有丁曰  
至以始說  
出本意言

不詳其

之中者恨

于多心有

所不盡節

也

陋編修史

叙詩錄

有侯有識

唐碑治曰

以書當之

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來不表於後世也。宜者富貴

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卓異非常之人稱焉。蓋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殞師兵法修列，不韋

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

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

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

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

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

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

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之變成

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巧禍，惜其不成，是以就

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其

謂與已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

悔哉。然以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

居，負下負忠義之節，而為卑下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

重為鄉黨所戮，咲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

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

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

李廷机曰

周叙公脊

方知太史

公作史本

凌雅隆曰

史好漢以

刑隱為辱

故通篇不

脫一辱字

與結言者

書讀前辱

聊以自解

云



史書太史  
公本意  
是知少卿  
推賢進士  
之教故四  
字為一篇  
簡領始終  
亦自相應

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淚  
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在惑  
謂小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  
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也曼美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  
祇足取辱耳要之歿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  
畧陳固陋謹再拜

○○聞樂對

中山靖王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謀者多  
寃其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奏強欲稍  
侵削數奏暴其過慮諸侯主自以骨肉至親  
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牙相錯者為懼右宗  
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

真德秀曰  
以六朝文  
之溢觴也

首二句言  
聞言而愈  
悲也

蔡清曰愁  
腸思憊悲  
思滿紙讀  
之一字一  
泪

尊服其臣使登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二年  
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  
天子置酒樂歌而返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樂者不可為歡息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遣刺  
祖送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淚荆軻不  
能復食也低謂俯首也雍門子壹微吟孟  
嘗君為之於邑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以善鼓  
已奠曲也又以平壤墓生荆棘牧豎遊其上而壹嘗  
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而嘆息於邑氣也貌今  
臣心結日夕每聞切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  
精微也夫衆煦漂山煦吹也聚蟲成雷朋黨執虎十  
夫撓椎是以文主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丞

凌刃言曰

不直叙其情而持微緩其詞如詩比興之類

多生聚多也

季廷机曰引喻明切使所者自

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者寡莫為之

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擊折軸羽翮飛肉言積載

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言皆驚亂遇法紛驚逢羅潛然出涕

聞言皆驚亂遇法臣聞白日曬光坐隱皆照明月曜夜

盛蝓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

泰山散也何則物有殺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雍

猶止也也讒言之徒蠱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竊

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社稷屋鼠不熏恐傷屋也何

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

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股肱之親鴻毛之重蘆

爾小疎髮

結意尤高不煩詞說文之有收拾也

也草者乃蓬中白皮至薄者也羣臣黨議朋友相為

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亦所以流離比于所

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嘆唯憂

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其以吏所侵

疾之礼省有司所養諸疾事加親於其上乃厚諸

相主父偃謀命諸侯以利私息自裂地分其子弟而

漢為定制封爵輒別屬漢親漢有厚息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章惠伯評首段明闡樂而泣之意二三段明為群

誘所蔽五段明以疎間親六段引詩為結

○○論貴粟

晁錯

天謫論大  
識見

云母者

文法亦自  
頓挫

耳既言當  
務農先陳  
不農之言

聖主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辨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瘠病也言無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諒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

洞曉人情  
足稱石面

先陳言當  
先陳言當  
王之害

身不顧廉耻人情下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已上數句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照上不能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饒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饒寒之患矣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

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

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三四句截住此段只一句

截住皆是文法變今農夫五口之家此下至不可得

化處何等奇律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事也給其能耕者不

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

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

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

私自送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

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

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帝稱之息於是存賣

王鳳洲曰詳悉田夫辛勤困苦之狀誦之惻然真為有用文章

又云有此兩轉尤可心則即節挾派民圖何以遂過

復叙商人無非處乃古今通處

王遵若士習案中却送以變化去

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

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謂有餘財而積日遊都市乘

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

采食必梁肉士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

通王侯力過東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策

堅乘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無并農人農人所以

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

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

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

得也下是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

通達國体

林希退曰  
收幾轉酒  
漏盡出錯  
落可見

言入粟尤  
勝于車騎  
之功

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  
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民  
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滌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  
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  
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  
騎馬一匹者復卒二人言當為卒免其二人車騎者  
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  
池百步帶甲百萬而女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  
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而上

把爵字粟  
字以閱收  
上又有飲  
動入主處  
妙

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  
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足  
夫得萬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  
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鄒東廓評

趙雪航評

蘇東坡評

通篇絕無奇詞險句但順理發揮自覺意  
思詳盡而氣勢優暢尤漢文之難得者  
昂錯貴粟之論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富  
國強民之術誠精熟者也故文帝嘉納皆  
底于行可謂有用之文章  
蘇秦之談說昂錯之敷奏不惟曲盡當時  
事情而文詞富贍體製新奇足為作文之  
法

尚德緩刑書

路温舒

元鳳中守廷尉史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云云

首把桓文說起有意見

胡居泉曰安頓這句叫起下意故

天命乃一箱王意

臣聞齊有無知之柎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主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大宗絲是觀之柎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末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息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從前討多謙論都把

再句過狂

且開後面

與天合符及以應天意二意

叙十失處詞法甚好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漢察柎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决天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凶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也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

薰氣也心實。枷蔽塞以上。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

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

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生者不可復屬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治獄且慎寧失不常。今治獄吏

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刑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

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惜人也自安之道在人

之死是以死人之血塗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

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末

洽心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擇楚之下

覆知痛快  
全夏生而  
其意不直  
矣

夫人情一  
飾論曲

要  
嚴吏之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讀曰吏

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

內之畏為上所卻退則精蓋奏當之成其當謂其雖

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外繇即何則成練者衆文

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媮為

一切媮苟且也不顧國患此去之大賊也故俗語

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

真實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過

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深乎治獄之吏此所謂

一尚存者也臣聞烏為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

直是明目  
張膽說論

百法有勁

此情引起  
下意正是

上書本意  
且收束前  
面許多說  
話有附應  
有附應  
首尾用天  
字應應蓋  
人君所畏  
者天惟天  
可以感動  
之耳

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  
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山藪有草木則毒害者居  
於汙濁人君之善御  
下亦當忍卑病也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  
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  
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去求履和  
樂與天亡盡天下幸甚

鄒東廓評温舒此書詞謙明達援引當理汲中宣帝  
刑名法律之病而當時莫之用卒不能以  
蔡中興之美也惜哉

胡思泉評宣帝用刑深刻趙蓋楊韓之不得其先可

見矣温舒此書可謂對病之藥其言深刻  
之弊讀之令人酸鼻宣帝見其書而賢之  
不失為賢君也

○○喜雨亭記

蘇東坡

林次道曰  
犯名亭名  
字作光景  
以下凡八  
九個名字  
叔孫在漢  
武之先古  
人文字不  
拘如也

亭以兩名就見等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周公得采以名其書書唐叔得采異前同書  
獻之天子周公領天子  
之命作漢武得鼎以名其季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  
寶鼎汾水上以元為元  
鼎元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左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  
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  
如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設節且說予至  
志喜之意

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



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定丁卯大雨三日乃止似春秋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句只

句法可變 林次崖公 類抄云五 日十日無 雨未必無 麥未必極 言雨之不 可無不以 辭害意可 中 胡黃化曰 余令人肥 值早見麥

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

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此一段說得兩 既以名亭又從而

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耕種使天而雨王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加太守天子

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此一截則歌味更甚

節無一塵俗氣 林次崖評 說喜雨處切當人情人事未雖似戲然且太守而歸功天子造化亦是實理非虛表

也文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不離乎盤也人雖有以意思未必有以筆力真大家手也

張子韶評予聞陳伯修云喜兩亭記自非其張高者未易知也

橫江齋評韓說汗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所謂以文為戲者

王鳳洲評看東坡此篇文字胸次洒落直是半點塵埃不到

茅鹿門評九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攪得數百鈞起

此篇與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看來筆力有千鈞重

以下文法

五疊且字

句高古絕

無庸陋之

有氣力有

尤峻蓋以

忠正之氣

發為侃

之詩曰是

推得此

文字孰此

能解憂放

政事堂記

李 準

君不可以道于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以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得道於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冠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以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奪君息不可以擅間私讐且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以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坐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素不賞削素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

自賢達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

之前有矣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

破家營此堂者得以仇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

公逐管蔡之不萊齊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

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

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患變成機務傾身摶敗不可

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戒

鄒東廓評文勢層疊詞法練捷縱橫闊闊自有奇妙

王鳳洲評此篇文字學士家視為常物若細覽之筆

下變化如走龍蛇是初學之利刃信可傳而可法也

伊尹段是總上意所以文法自具

此下舉宰相之不賢者為戒

謂恨以當時之法未復恨以青史之名而句法亦奇

律

○ ○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

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

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

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

汲汲於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官之

律令格式無出于此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不負責其職

事慶曆中仁宗錢君始書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滅

嘉祐八年仁宗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

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原古者言路之廣

言始諫諫官責任之重

名利兩語尤奇非溫公不及也

結句三四語凜凜如履霜烈

鄒東郭評

此一篇僅百餘字而諫意以悉未後指名而議一段尤使入臣有敬懼感其文之簡而切者乎

樓迂齋評首尾百六十八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明

職守筆力高簡如以可想見其人

林次崖評此等文字閑徐去教不可以文字罪之凡

為官者當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觀其

李九我評此篇當與歐陽公上范司諫並觀而汲汲

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而語忠所義膽炳

煥篇章尤發歐陽所未發真名宰相之言

也哉

五卷終

續文章執範百家批評註釋卷之六

東廊先生 鄒守益 批選

將園先生 焦竑 評閱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註校

小心文

○○白麟奇木對 入天

終 單

臣聞詩頌君德樂為局功易經而夙指明盛德之所

隆也南越竄丹段董與高魚罷正朔不及其俗者司

臨境而東甌內附闡王伏辜南越賴教北胡隨焉焉

各王有率 報奉降者 時皆以軍 居 效 廢 易 故 也

接是對秦  
上上甚異  
之由是改  
元為元府  
后數月越  
地及匈奴  
各王有率  
報奉降者  
時皆以軍  
居 效 廢 易 故 也

言志中  
於希元曰  
洪武美君  
也自麟奇  
本之應似  
非情然也  
謂之麟也  
非終軍所  
對下無符  
會則地內  
附六幸而  
中耳  
不足不專  
二句言自  
王之臣曰  
其文若不  
經思而久  
慶者而不  
失其年甚

軍東飲單于古稱單 舞慕勇抗楚思和從中因是洋  
也 南合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古稱賢  
也 器其持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芳力謂不登職  
也 刑於宇內矣刑法也 法於宇內履數美而不足懷聖明  
 而不專建三宮之文實革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  
 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  
 貫必待明聖禮色裨崇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  
 制定而休徵之意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於勤  
 成專神明之敬奉播燿於刻宮燿祭天 獻享之精交  
 神積和之氣塞明靈亦精神也 而異獸來獲宜矣

以而老成  
或不能及  
真天與之  
奇才也使  
天假其壽  
而說事止  
與此  
十五年六  
鷓退飛過  
宋都退飛  
有氣逆驅  
而飛也胡  
安國曰以  
宋兵也宋  
襄公以亡  
國之餘欲  
圖伯業六  
鷓退飛不  
自首其適

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  
 曰休哉今郊祀殊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祭此天  
之所 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且因昭時令日改定  
告元 告神也 宜白茅於江淮祭嘉號午 告丘以鹿  
 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鷓退飛也象時侯 白  
 魚登舟順也象時侯 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  
 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并今也 獸皆兩角明同本  
 也象支內附示無邪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變削  
 左衽冠帶要衣裳 者中國 而蒙化者焉斯世而茲  
 之耳斯拱手而待 之言即至也

也。臣奉有  
手受之。又  
有私之。賊  
天之示人  
顯義。

屬州云特  
飾二句  
屬大指中  
間多具說  
此二句  
李云成功  
立左是  
德學取

出處帝素雅祠五時獲白麟一角五蹄每足五蹄  
也。又得奇木枝葉出復合于木上帝異之。  
傳謀群臣終軍對奏上甚異之。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  
明。恐傷先王信義也。惠云  
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  
先主所以高幸臣之理。王故托之侍御者。又不自  
臣之所以事先主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  
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

卸云此下  
魏晉曰君  
臣相得之  
功

鳳州云奉  
命或數之  
語先後蓋  
見正是親  
所以事先  
主之心應  
奉今請之  
奉令人河  
是意也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文者立名之士也。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昭王見有高世主之心。想此  
故假節於魏。出開則以節傳以躬得察於燕。得察于  
燕。迂齊不救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使教得顯  
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迂齊云教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西山云  
事先主故受命而不辭先主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  
之由。昭王為齊所於齊。昭王為齊所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齊以事  
怨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相公霸而最勝之遺事也。  
其遺風獨練於甲兵習於攻戰王若欲伐之必與天

其遺風獨練於甲兵習於攻戰王若欲伐之必與天

教之去國  
無係於心  
教則亦明  
白正大動  
以先王考  
解

鍾云此教  
賢者故已  
所以有身  
於先王之  
意

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  
魏之所欲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而約四國攻  
之趙若許通好又約楚魏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使趙復命以  
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王盡河北之地皆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  
卒銳兵長驅至國齊主王遁而走皆僅以身免珠玉  
財寶車中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國器設於寧臺用皆陳  
於燕燕之禮鼎太呂陳於元英燕之禮鼎故鼎及乎磨室後歸于磨  
室燕之禮鼎創立之植植於汶室燕之禮鼎

編先王正  
見已之有  
功厥

詞事前意  
不重前

鳳州云此  
處又廟上  
功立名成  
意分明是  
說先王身  
上云

此言已臣  
燕之有餘  
澤

齊主收上之竹或六竹由口萬謂自五霸以來功未  
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慊快故裂地而封  
之封為昌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榮  
命承教可幸無罪行齊六此教所以事是以受命不  
歸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能立功  
廢聖故衆知之去名成而不毀故稱之後世自先見  
成名而不為人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報齊怨其萬乘  
之疆國也齊自太公至魯王三收八百歲之蓄積百餘年其蓄積之  
悉為燕昭昭王薨故及至燕群臣之日昭王薨故餘教未衰  
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度尊慎而不亂施及乎前

漢書卷之六

李善注

甚切而詞

法何等者

練

順悅感期

所編長歌

之悲過於

哭動

三辰調

聖賢有

萌諫小兒皆可以教後世迂齋云見昭王臣聞之善

作者不必善成善作子始不善始者不必善終善不

其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王各闔閭而楚王逃

迹至郢吳破楚昭王夫差弗是也夫差闔閭之子不

賜之錫夷而浮之江殺子胥盛以鸕夷而浮江流

此惠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夫差不寤子胥先

故沉子胥而不悔沉子胥于江子胥不蚤見主之不

同量子胥不蚤識未是以致於入江而不化子胥不

于九江而不化西山云此下自夫免身之功魏

無故曰免以明先王之迹事明昭王之臣之上計也魏

第云交絕

四語古今

為名言

鳳州云以

戰國及覆

之世而有

如教規其

言教奉教

于君子則

其所學必

有自來矣

遭毀辱之誹謗昭王之名昭王之名臣之所大恐

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燕之故義之所不敢出

也迂齋云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

去國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西山云

篇之意而安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

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主之留意焉

出處樂殺本魏人燕昭王屈身下士殺臣事之

昭王子惠王立與殺有隙殺西降趙後惠

王悔之使人議殺乃報以書謝之

真西山評此戰國策說談之辭



鄒東廓評殺此書自陳其功罪意思委曲而詞氣謙  
避真得奏書之體熟此而行文自無躁率  
簡畧之患

林次崖評古人告君自伊訓說命及孔孟下至戰國  
之蘇張皆是對面立談無以書寓書論事  
首見於鄭子產晉叔向蓋由越國然猶與  
其臣未與其君越國寓書於君始於樂毅  
自後若秦李斯漢鄒陽咸祖爲之是皆弗  
獲面君不得已以書通至枚乘賈誼董維  
不越國獲面於君皆以書通矣

樓迂齋評此書可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畧  
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李性學評樂毅吞燕惠王書諸葛亮出師表不必言  
忠讀之者可想見其忠李令伯陳情表不  
必言孝讀之者可想見其孝杜子美之詩  
黃魯直之文亦然細味自見  
王鳳洲評爲他自敘當日君臣真有劉葛魚水之歡  
其一念不背嗣君中山放麕之相要莫之  
過而肝腸畢露辭氣溫厚讀之使人群疑  
盡釋萬恨俱消可謂有德之士戰國之士

如樂救豈可以孫龐吳由之徒觀之哉

○魯仲連遺燕將書

海賦有按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

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

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此獨遺忠字古人文字多不拘拘於等對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

時也不再計願公之謹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

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

難不急此二懸故不南

面與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即之利故定

倍同二字  
諸簡意盡  
在常人必  
用許多字  
此句法也

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魏不敢東面

不攻橫秦之勢合齊秦連和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

陽斷亦右壤言右壤斷棄而不救志存濟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

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聊城齊無天下之規

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城共據言彼此昔年之敵相持者

城公無再計此結上文言聊城彼燕國大亂君臣

過計此下言燕不上下迷惑栗腹燕將誤以十萬之衆

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燕削主困為天下戮

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相

栗腹乃後  
時事此書  
擬作無疑  
然其人意  
氣橫溢肆  
筆而成不  
暇點按細  
處此太史  
愛其千里  
而累其託

讀通世評林

此段中語  
感無將之  
辭非實事  
也

胡云意思  
明快詞句  
老練

此段中語  
感無將之  
辭非實事  
也

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盡全齊之兵甚  
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公輸班為墨梯以攻宋九萬  
墨之守固有一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  
餘見莊主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  
全軍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  
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  
下養百姓以資也給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變其功名  
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  
富比陶衛種侯封陶  
商君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  
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

茅云把篆  
怯辱三字  
及前忠勇  
志三字

王云戰國  
士有二其  
一儀素章  
挾權勢為  
厚利者也  
其一詹仲  
連實知好  
急難輕爵  
富為名高  
者也約之

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名昔管  
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也志公子糾而不能使怯也束  
縛桎梏桎梏厚身也此三行者知里不通也世主不  
臣也使管仲窮抑幽囚而不出欺耻而不見窮年沒  
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馬奴曰穢  
馬婢曰獲且羞  
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  
而耻天下之不洽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  
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  
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使曹  
子計不方顧議不旋踵列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

于義雖不  
敢知然而  
連超遠矣

王意歸重  
智學

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  
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坫之上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下一朝而復之天下  
震動諸侯驕駭威加吳越若此士者非不能作亦  
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  
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捐之節定累  
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契也願  
公擇一而行之

蘇頌演評戰國遊說之士非徒則橫說行交合而罷  
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仲連罷

過儀秦氣凌見術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心  
因事敢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决滄隄  
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  
以來一人而已

卿東廊評此篇文勢從橫詞法叢密如大將專兵劍  
戟森嚴而伍列不紊者

又評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  
時為齊計耳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  
連之說也然勸以休兵歸燕又勸以救燕  
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于其文

而弗察

林次崖評燕將以孤軍守聊城期年而齊不能下  
仲連此書不忍背燕而自殺其賢過於曰  
單信乎為天下士矣

唐荆川評余按戰國之時以魯仲連為天下士然余  
觀射聊城書至燕將之自殺而盡城中之  
人為單所屠未嘗不讀其文而憤然惜也  
夫士人不幸生斯世度能為伊周則行之  
不能則去之舍此二者又欲以意氣口舌  
巧立功名于頃刻間呼狹士遺言所謂天

下士者不若是也或謂書乃偽作然附矢  
遺書實已有之何暇辨此其殆魏主所謂  
強作者與

右紀事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  
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  
人或譏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  
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仲  
連乃為書而矢之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  
曰敬聞命矣因罷兵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茅云此等  
家數惟兩  
漢有之東  
原以下無  
有

要上二事  
殆不足述  
待為這而  
句說以起  
下文耳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白虹貫日象日  
為君畏其長其  
不成也故荆軻之秦之時太子丹相氣見白虹貫日  
不殺也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師古云精誠感天故白虹貫日然太子尚疑而不信也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  
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數  
遂滅趙遺衛先生說昭王益  
矣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或其精識上格故太白蝕  
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歷也太白天  
之將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什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  
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主別之楚人和氏得璞  
玉獻之武王

寶收上唐  
如長堤一  
障百流俱  
注大有方  
量

知與不知  
是凶段主  
書  
茅云文字  
繁爛羣羽  
明珠自是  
奪目

人曰石也則和左定武主薨又獻之文王王人又曰  
石也則其右足至成主時桓公哭於郊乃使玉人攻  
之果得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  
賢主  
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主刳  
亥之聽故令後之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干剖心于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  
少加憐焉請有白頭如新頭不相知傾蓋如故  
即所謂一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楚於期逃秦之燕期  
見而信識  
為秦將被釋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  
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  
臨城自刳以卻齊而存魏  
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為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  
以為魏界遂自刳○文法高妙

是以三季  
一轉又竟  
決然承上  
意後說蘇  
白二子

自語有曰  
至穆於浮  
辭說皆反  
復由與知  
與不知意  
以諷王之  
知

入朝見嫉  
又是此段  
主君以下  
皆覆前此

於齊素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一國死而君者行命  
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  
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  
生之信。尾生古之信士。志忘。白圭戰亡。不城為  
魏。取中山。主為中山。將亡。大城。君欲殺。何則。誠有以  
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主。按劍而怒。食以  
駮。音快。提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白圭顯於中  
山。以拔中山。之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  
何則。而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也。豈移於浮辭哉。  
故女無羨。惡入官。見如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  
馬喜。腹腳於宋。司馬喜。宋國。卒相中山。范雎。范雎。折

意而未以  
三君不咸  
於衆口者  
收之以諷  
王

意而未以  
三君不咸  
於衆口者  
收之以諷  
王

范雎嘗隨項賈。使齊。齊主賜雎金  
於魏。卒為應侯。千斤。及牛。酒。賈疑雎。以魏陰事告  
齊。歸。出魏。相魏齊。魏齊怒。答擊雎。折斷其脊肋。此二  
而打落其牙。齒。雎得死。得出入秦。為應侯。此二  
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袂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臨雍之河。狄  
未人諫。而不聽。為有自投河。雎云。水自  
河出。為雍。言狄先臨雍。而後入河也。徐衍負石入  
海。衍周。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  
之心。言雖不見容。終不苟且。求親。故百里奚乞食於  
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飯  
牛。飯牛。角而歌。時遇甯。桓公如迎客。此二人者  
聞其歌聲。之善。命後車載之。封咸。為相。此二人者  
昔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

意而未以  
三君不咸  
於衆口者  
收之以諷  
王

斷續處所  
以為佳

偏聽生奸  
又是此段  
主意而以  
公聽並觀  
者收之以  
訖王

上面之意  
凡三大段  
至此方收  
轉語係王  
身上去然

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故偏  
聽生奸獨在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即饋女  
之事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也事未詳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一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  
毀銷骨也鑠銷也衆口所成惡金為之銷去積是以秦  
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任  
子臧故威主宜此一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  
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正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也  
聽之而故意合則胡越之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谷  
則骨肉為離敵朱象管蔡是矣象有欲殺舜之暴管

不能盡事  
殆卒由余  
子臧以觀

此段先以  
聖王提起  
方轉下言  
齊晉善用  
士秦越用  
士不終卒  
歸諸宗王

不能盡事  
敵未聞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  
霸不足淫而三主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臧之心  
而不悅田常之賢是說前事而為善意則相與無王會賢其相子之故碑以燕國  
之而武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下之後修孕婦之墓列  
姬老觀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  
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福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於  
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却冀美畏偏侮納公謀作亂  
勃鞞知之故求見公公適見之勃鞞以呂卻之謀告  
文公使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中鈞公卒用之何  
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于秦用  
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太



言士必為  
用示已必  
有以報王  
文勢甚婉  
曲未句  
收後申已  
意有不盡  
之音

夫種之謀，禽助其而霸中國，遂殺其身。身死，國政  
無主，諸侯爭質，稱霸王，人或是以孫叔敖三六相而  
諸種作亂，越土賜種劍，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六相而  
不悔。孫叔敖，越楚之屬，土虞，互相進之。三月，而相楚  
知其非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入灌園。於陵子仲，齊  
相，使人往，與之。子仲出使，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  
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  
懷可報之意，士有功，可報，披心腹，見情素，隨肝膽，施  
德厚，終與之窮，遠無愛於士。於士，所求，則禁之，大可  
使伏堯而距之，客可使刺由。厚則無不可使，何況因  
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  
妻子，豈足為大主道哉？  
荆軻、素主，不成而死，七族，生  
之沈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

設會甚高

茅云只此  
六句承接  
詞氣凌厲  
文字奇崛

句句無上  
有情所謂  
回頭蛇法  
是作文之  
利刃

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與王。曰：諾。明目，自肥  
罪，為執其妻，手，備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  
罪，燒其妻，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  
揚其灰。  
衆莫不投劍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  
困離奇。言曲也。抵，帶也。輪，困。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  
左右先為之容也。器，謂服玩之。故無因而至前，雖出  
隨珠和璧，祗結怨而不見德。有久先談，則枯木朽株  
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  
抵之容，雖竭精神，欲開也。出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  
襲拔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

意不盡  
之音

言聖王以規後世

與後先以隨珠夜璧枯木朽株

既新文又項伏其佳

鳥集二字用得奇

上而長雙曲喻至此

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陶

名模下負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地而不牽乎卑辭之語聖人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

度于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刺既至金厚遺秦生寵臣中度于蒙嘉嘉為先言於王曰燕

類頭故曰匕首短而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太公望道途卒遇共成何則以其能越拘孿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

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

始明目張膽而正言

此言已終不肯敗志

求合以結之要其自負如不小矣

聲氣逼人真足起坐

牛驥同皂漢書音釋為左右使制說文云牆垣也然惟妾之所止牆臣之所居也皂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食牛馬器也鮑焦怨世不用已來蔬于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也采其蔬心焦之有執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迴車末詳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

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來

親近於左右之人則士有伏死喉必嚴毅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右紀事鄒陽枚乘嚴忌知其不可說皆去之梁從

孝王游陽為人方智略慷慨不可苟合介  
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  
怒下陽吏乃徙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  
之卒為上客

鄒東廓評此書援古證今累百千言詞雖繁而不亂  
意雖多而成切且句法蒼勁誠可為法者也

林次崖評意思千翻百轉如九級浮屠愈出愈高詞  
源如萬里黃河滾滾不竭終歸大海此詩  
文章自是元氣未漓時人手作非後世操  
觚斲意者可到然其間援引人事多是戰

國權謀之習蓋值聖祖學絕之秋要未可  
盡律以天道學者但取其長未可以疵短也

胡思泉評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侵趨於偶麗蓋其  
病也然其論說較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

李九我評獄中書逐客書皆扶傾危之術震駭人三  
李斯云逐客以資敵鄒陽云士有伏死節  
穴中耳則今主安得不且駭且愕漢斯爵  
而突鄒陽也故曰勢而禁之雖驕必懼彼  
公之言此為左券矣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云華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  
有年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豈之因卑達尊  
 之意也及群臣廢土相與言殿下閣 勤宜令德業各  
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以類也  
 清時 謂君簡 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托異國音  
 人所非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  
 誨勲勳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  
 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悲苦終日無觀但見異類常  
謂音 講 音 嘆以禦風雨擅肉酪漿以充饑渴 講音口豆切骨  
衣也毛 裂 音 裂 音 裂 音 裂 音 裂  
 裂分也 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  
 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然者李伯陽  
西戎所作

蘇云此段  
 叙所傷之  
 悲慘功勳  
 入然蕭生  
 有三詳為  
 為之執人  
 聖徒非  
 何益耶

也危曰改棄為 聲說文作 吟嘯成舞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  
 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  
 無聊上念老母 言年老 臨手被戮妻孥無辜並為鯨鯢 左傳  
曰古者明王伐不敵取其婦饒而封之以為大身身  
戮杜預云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策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  
 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  
 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 朱君謂其父當 更成戎狄之  
 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  
 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列項以  
 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後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據  
胡云降虜  
何功罪亦  
不小  
胡云時強  
詞

須世有法

自昔先帝  
至晉易為  
力執是一  
大段叙已  
成功之難  
與見敗之  
故而未以  
高帝自解  
文勢從橫  
不可摸捉

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以為不久耳之歡來相  
勸勉，異方之樂祇念人悲增慘怛，其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謂出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  
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言以漢  
之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  
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馬頭也然猶斬將塞旗，追奔  
逐北，拔取曰奔滅跡掃塵，斬其梟帥，梟勇也若三軍  
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不任以當大任，意謂此  
時功難堪矣，堪勝匈奴既敗，漢國興師，更練精兵，強

茅草發猶  
兩字兼用  
四次見成  
功之難此  
善法也

三筆數有  
波瀾句法  
可嘉

踰十萬軍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  
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十，然猶扶乘，初良  
痛決命爭首，漢書云陵與軍士連戰士卒故傷  
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  
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  
無不鐵猶復徒手奮呼，徒空也爭以先登，當此時  
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日太子歎飲疾  
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  
戰，賊臣管敢也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當之五故陵  
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

漢書卷九十四

茅云殺語  
雖由項聖  
亦事以文

林云既已  
為巨而又  
殺之是二  
心也豫讓  
不為前輩  
已有定論  
報恩固主  
之言皆假

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竟乃得免况當  
陵者豈易為哉而執事者云云漢朝執事之人苟怨陵以  
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  
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  
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前書  
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酬虜黥然南風  
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力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  
下顯相考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成名不如報德也昔  
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  
之讐報魯國之羞吳主發精兵擊越敗之越王乃以  
餘兵五千入據於會稽勾踐自會  
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大會諸侯于黃池范蠡曰  
可矣遂伐吳吳乃請成後四年越復敗吳吳王自殺

托耳非忠

○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恨乃獻遂邑  
之地以和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會食于柯既盟曹  
沫執匕首劫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沫曰齊強魯弱而  
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賦斂重君其面之桓公  
乃許蓋還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向圖志未立而怨已  
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云公孫敖捕得生口言  
族陵家母弟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  
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  
囚繫韓彭趙醢蕭何為民請死上怒下廷尉繫繫之  
斬噲陳平畏呂氏執會諸長安○陳希反蕭信欲應  
之事竟呂氏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彭越反高祖  
遷處蜀呂后徙長安來自上誅之遂令舍人告越反  
夷三族薛公云前年醢彭越往年殺蕭信趙肉醬也  
蕭錯受戮周魏見辜七國反袁盎言斬錯可以罷兵  
遂及錯斬東市○周勃免相

此段叙漢  
待功臣之  
薄後引武  
以寓已意

國竟被甲持兵自衛人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  
魏其侯實妻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要棄市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有  
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說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  
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  
二子謂范蠡曹沫言才能者被囚  
戮不如二子之能雪耻報功也 陵先將軍功略蓋  
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  
功義士所以負戰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  
先將軍  
貴臣即蒯青青與廣擊匈奴廣領居前青不許廣懷  
疆引兵出東迷惑失道後大將軍因問失道  
狀廣嘆曰結髮與匈奴大小一餘戰今迷失道豈非  
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刎  
且足下昔以軍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

鳳凰天蘇  
其賞不酌  
功而心無  
德是不見  
君父之非  
所以為忠  
臣具李陵  
矣

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  
而歸此之年若母終堂也婦年少此天下  
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再嫁奮發之節况  
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尚書茅土之薦天子社東  
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昆以黃土受拜乘之  
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藉以白茅以為社  
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天土  
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石侯親戚  
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  
厚誅陵以不死薄賞予以爭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  
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

茅土詞雖  
過激然文  
勢頓伏波  
瀾騰湧自  
不可及

漢書李陵傳

鳳州云陵  
謂漢亦君  
德其志若  
之罪必不  
容辭然詞  
氣豪邁雄  
視萬天如  
以其文而  
已自不可  
及

亦曰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  
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已不成名死則葬壘夷中  
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  
取素時未有紙以竹簡寫字下筆有議則以刀削去  
之故吏以刀筆自隨又功臣曰蕭何從持文墨議  
論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  
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  
生死辭矣幸謝故人謂霍光勉事聖君足下亂子  
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  
娶胡嬪生子名通自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  
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鄒東廊評此書意多謬妄咸謂非陵所作余獨取之

者持以其辭氣勁健而頗有懷故之情耳

林次崖評李陵此書強自分疏本不足錄然一氣呵

成無離斷斧鑿痕可見西漢文字

茅鹿門評李少卿有所為之言恐亦本心徒以衆概

之故竟成不白之辜情亦可哀而詞氣悠

揚不覆曲折豪宕既通誠漢文之巨擘者

王鳳洲評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

感激悲痛看得豪氣猶未盡除

後出師表

諸葛孔明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

言云孔明  
屢次先帝



託臣為言  
直是明已  
可託以釋  
後主之疑  
且有餘規  
意字張安  
得好

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志固當知臣伐賊不弱敵疆  
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  
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  
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  
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  
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後主五年  
南亮天水安定二郡皆又務於東曹休東吳陸遜  
魏應亮關中響振矣法乘勞以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  
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也傷危然後安今陛下未  
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是計取勝坐定天下

孫陳利害  
種之石置  
而論論之  
不一而  
足非識時  
勢者不辭  
言非拍負  
忠者不欲  
言也

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正朔昔高帝各士各據州郡  
所據故亮以凱各據州郡論安言詐動引聖人群疑  
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深策坐大遂  
升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  
兵也勢窮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繇戰於烏  
巢表紹拒操于官渡紹驅重萬餘在故危於祁連  
國偏於黎陽黎陽在河朔表操之操幾敗北山即  
山也夏侯淵敗操于漢中夏侯米北山下救千萬夏通  
雲遇之乃入營用門操引去雲操震天以大弩射  
之操軍驚駭噪殆死曹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  
踐塵漢水中殆死操將北渡與許褚置南  
於後起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失下如  
兩楮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如然後偽定

禮表至孝  
趙雲一段  
論詩至社  
論孔明  
詩真足匪  
決所謂伯  
仲之間見  
伊呂指磨  
君定失肖  
曹運後漢  
神難恢復  
志於身職  
聖務勞嗟  
聖孔明之

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合此東荆是荆州四越樂湖不成侯州屯守北還任用李服  
而李服圖之要在夏侯而夏侯敗亡操降張魯置夏  
後先生擊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  
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  
然喪趙雲陽群馬王關芝下立白壽劉印鄧銅等及  
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無可前首實與青卷  
散騎武騎一千餘人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  
騎武騎皆騎兵自然長趙雲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  
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在復數年則損一分

用亦若  
矣然惟杜  
陵知孔明  
之心

西李曹刻  
難得之重  
一補意思  
全在末一  
歸結可見

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  
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住則有定  
則有戰伐之苦而糧食財用皆不可闕若而不及蚤  
不伐賊必須嚴守是住與行費勞同也  
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  
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加璋降  
陽荆州人多歸之此到襄陽先主乃將其眾西乘  
有軍實恐先主擾之乃釋輜重輕軍至襄陽先主  
已過操將精兵五千追之及於當此時曹操拊手謂  
首陽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走都取劉季  
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都取劉季  
卒其北征夏侯授首孫權遣呂蒙秭歸嗟跌  
也然後吳更遠盟關羽敗敗孫權遣呂蒙秭歸嗟跌

忠肝義胆先主復仇為陸遜所敗孫吳曹丕稱帝孫子不廢獻  
今歸州魏猶言朱惜也帝為山陽公  
自稱凡事如是難可逆將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王  
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右紀事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亟欲出  
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云

余讀唐薛能詩云山旻經過滿徑暎隔溪  
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  
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  
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  
灰然觀後表所云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討賊之義盡托孤之責直足以風萬世為  
入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

陸象山評孔明出師二表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

豪傑

羅錦山評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  
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  
如伊訓說命無遠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  
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真是為法  
柳東廓評疊山執範惟取前出師表余之續取其後  
者以孔明忠義之言雖多而不厭也况此

表文勢層疊而意思正大於後學深有裨益者乎

胡思泉評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禪非意料測度之所能前定惟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為便讀此可以見其忠肝義氣誠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己者也

茅鹿門評鞠躬盡力幾語名宰相之見名宰相之言張南軒評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

之明所能逆睹於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就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主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陳情表

李家

首叙辛苦之情因非用心雕刻然尚謂自是有法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束柞孤苦依倚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蕃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其幼子立形影相弔惟形與影自相弔而劉

洗馬乃東  
官官狀比  
湯若太子  
出則當直  
前法導威  
像循言先  
焉也

夙嬰疾病嘗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臣奉聖朝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  
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即中  
尋蒙國恩除臣洗馬限以微賤當待東宮非臣階首  
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通  
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  
奉詔奔馳則以劉病且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誑不誑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狼狽後一足長後二足短後前一  
無後不若若相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  
蒙矜宥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為朝李當本  
蜀人先

迫切之情  
堪以流淚

主帝室之胤紹漢正統各正言順非曹操漢賊之  
比密又在孝子順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禮君  
何忍存稱蜀為偽朝乎予歷職郎署官至尚本圖官  
每讀至此為之不滿惜哉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  
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道西山氣息奄奄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  
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  
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  
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  
終養其母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  
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

言更獲曲  
勳人

漢書卷之六十一

臣微志度劉倭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魏武子有妾病謂其子顯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殺以殉遂及死顯曰寧從治葬命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魏武子見老婦人結草以抗杜回回嬖而顯遂獲之後顯為老婦人云我乃所嫁嬖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耳

右紀事

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每平昔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一表帝病其誠號奴婢一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平服終漢中太守

安子順評

讀孔明出師表而不隨淚者其人心不忠讀今有陳情表而不隨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隨淚者其人心必不友

冷齋夜話

李榕升善論六書曰孔安出師表劉伶酒德頌淋漓明歸夫來辭事令伯乞養親表情

翁正春云謝靈運二亦微遠二十餘年木象委用及遺承曆書終價不願身嘔起取亡之間百厚不滄用極國難既送母汪濱

御東節評

此篇文意哀切詞句老成每不見錄於本名家者以一言之失也愚此而觀全文則字心與矣

却聘書

謝枋得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在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蒸黎全賴于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

乃授會燕  
士豈以知  
遇厚薄為  
重輕哉故  
有慶者四  
時之說

唐順之曰  
其詞甚厲  
其志甚決

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通播  
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遊隋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  
民者亦可呼我為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  
孔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于一行  
縱大元。仁慈天。運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  
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  
經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而  
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  
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宋史代評 謝君欽哉以全臣節宋末之卓然者也觀其却聘一書當與林檎歌共垂不朽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註釋卷之七

東原先生 柳守益 批選  
猗園先生 焦宏 評閱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註校

小心文

○○樂書論

司馬遷

起句便見  
迂知樂之  
本  
夫上古明王樂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  
蘇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  
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  
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

此段意思  
深遠

和正禮邪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和正心而外  
 異質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察化黎庶也琴長八尺  
 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  
 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  
 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  
 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聞  
 羽音使人樂善而好施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  
 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竄外不可  
 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邪奸之行竄內故樂音者君  
 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  
 心前而意  
 明快且奉  
 禮樂並論  
 長借家形  
 王法至當  
 不易之論

結更有意味

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  
 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主使入耳聞雅頌  
 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道仁義之言  
 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柳東原評馬遷究樂之精以立論意思淵造而詞法  
 婉微三復讀之始得其趣學者又識此論  
 而後可以語  
 名家之作  
 唐荆川評前半篇得樂之神後半篇得樂之趣  
 胡二漢評  
 余讀大史公樂書見其金音論右卒乃倦  
 倦於使人聞雅頌之音道仁義之言未嘗



不莫其源遠而有識也蓋古者功成而後樂作後世中常之主日壽于戈殘民以逞娛心自遂快意恣欲樂之實先亡矣乃君臣相與修其律度調絃其音容而曰吾作樂以和天下此禮樂之所以不與也而迂知舍音律而求之正心之間可不謂識其本與

〇〇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王慎中曰千古名言一字不可增減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仰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請禮其家余祇敬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

精到

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陳仁子曰居今日而贊孔氏夫何言哉以六家並論之史遷似亦瀕于流俗者而能專孔子以世家置老子于外傳其見不亦卓乎先東若後六經意者固之論特以時好觀史氏耳

羅大經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仰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安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去其象表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于

上以為字如周景頤之類失之矣前古王  
景畧近古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  
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范睢蔡澤列傳贊

司馬遷

有筆力有  
氣勢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然也  
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  
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  
秦繼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  
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哉然二子不困於惡能激乎

樓云三個  
然字為轉  
語當看

趙一恒曰

太史公贊意有三言二子入秦取卿相垂  
功于天下乃因秦之勢亦如長袖之善  
舞多錢之善賈然士亦有偶合命為之也  
不然賢如二子者多不得盡意者又何限  
然二子之功因敵而成其功之困厄亦甚  
矣士之處困  
可不有九乎

○張耳陳餘列傳贊

司馬遷

王儻曰四  
相字相立  
皆有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謂賢者其賓客廝役莫  
不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以成豈願問哉不待問願及據國弄  
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  
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

季子與矣

王維楨曰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變無所利也是太

史公一篇本意

○○前通贊

班孟堅

此句似一篇名目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前通一說而喪王雋其得不

引伍被當誅以明前通之幸

寡者幸也伍彼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詭辭

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

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弑豎

之禍

牛矣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

之禍

宰諸諸魯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楚上官訴屈懷王

句法從徒文勢貫

讀之見其

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盟坎宋座死江克造盡六

不見其實

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絲疎臨親可不

是老李老

懼哉可不懼哉

鄒東廓評此贊詞簡事悉曲盡利口覆敗之迹入君

讀此自當知所警懼

王鳳洲評文可百餘字而援引詩書詳核故實且句

法蒼老奇健紆條典則大不類漢人語却

是孟堅贊中第一文字學者執讀此篇下

筆自有警策處最易動人

言傳喜書

何武

先以傳喜  
說起下以  
十二字的  
喜中六字  
左的當見  
喜喜二朝氣  
象  
四句一盡  
說下後只  
雨明子玉  
句亦是一  
法  
茅坤云有  
關並教文  
字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  
遣歸眾度失望皆曰傳白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陶  
太后東帝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  
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  
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  
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  
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燕頗漢散萬金  
以上意也疏意也亞意也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  
右紀事右將軍傳喜人后復與也人后不欲令喜  
輔政以司舟為一司馬武上書尋復進用  
鄒東廓評武之書字不遜百餘而人才用舍之意已  
盡以漢文之精簡者

丁南湖評

何武不附賊養而舉公孫祿為大司馬則  
其節義在朝廷隨厥所至而有去後之思  
則其勇澤在生民其以書敷奏詳切漢書  
証今不避木后後微微陳辭漢末人材斯為  
頽波之砥柱矣而卒死于莽手惜哉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澗深奏書之體且中  
間許多曲折許多襟縱須三復讀之始見  
其佳

茅鹿門評

王鳳洲評凡讀古人文字不可以其浩繁難讀而委

置不理又不可以其簡短易讀而畧不經  
思如何武以書想當時下筆時亦費却許  
多心力細玩之方得古人匠心處

梓人傳

柳子厚

身坤云一

篇論就

包含在此

數句內而

吾善度材

吾指使數

字尤見大

意

委驟甚工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瑄在光德里有籍人款其門  
 願備隙宇而處焉隙當依隙為轉所職尋引規矩繩  
 墨家不底磨斲之題磨音籠磨斲問其能曰吾善度材  
 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  
 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  
 於私家吾收其宜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  
 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  
 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  
 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  
 執杖而中處焉置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

梓人之  
能可謂曲  
尺

西句收反  
前意

備美再三  
乃轉下去  
有欲動其  
相意

斧波執斧者奔而右頤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  
 俄而斤者斲刀者割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斲者  
 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于者盈尺  
 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  
 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與字也凡執  
 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矣繼  
 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  
 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  
 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  
 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

叙相道之  
合粹八  
九五段文  
更有法

段二前

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  
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  
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外師同記王制十里之  
外設方伯又云十國以  
為連連有帥 罷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  
下皆有畜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掌  
戶版者 猶衆工之各有  
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  
使焉條其經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  
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  
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  
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

有矣

樂庭門六  
至以坐亭  
成功彼秉  
鉤符衡之  
相何憚而  
不為耶聞  
子厚之言  
可以首矣

此段反說

於堵而績成也績成也 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  
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  
衆官且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  
衆土而不代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  
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手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  
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  
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  
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  
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  
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日役之事

不通相道者照上有文法此上較長正待未詳之法

以主為室者喻人君任相又別有一種奇

謹不待其職則當去

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去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在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取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

議論固好堅宗子家有所屬一俗有不可以苟去者奈何以必去為快耶

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審察五材曲直方上面形勢之屬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鄒東廊評梓人時技藝之末而擲州通於相道之大是至微之事閱至大之理也非有識不能作此文字

王荆石評必借梓人之作室以規相天下者蓋隨其受任宰相之職也梓人則能隨材之大小以為作室之用為宰相乃不能隨材置便以為國家之用不厚愧乎是立言之意也可謂垂垂之文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揚慎曰起句有東序

晏叙此句而亦亦了

此二句乃一篇總腦

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褒因奏言褒有秩才上乃徵褒既至  
詔為聖主  
得賢臣頌

夫何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屬密荷負也旃也

服也純絲也羹藜啜糲者不足與論太中之滋味菜也

食也糲麥飯也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長於蓬

次之下無有游觀廣賢之知願有至愚極陋之累不

定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卑陳愚心而抒情素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恭

也惟思也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

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夫

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盡

何孟春曰惜工馬為

喻乃刀柄馮元非為下文張本

茅坤曰工用相得句人馬相得句與下文取精舍神相得為草意相聯屬其借客形王之法

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

苦勞終日矻矻矻矻作勞及至巧冶鑄工將之樸清水

淬其鋒越砥飲其錕錕者淬燒劍名也漢子水中以取

利也鋒刃也越砥越砥石名水斷蛟龍刺犀革忽若

也飲謂磨也錕劍力也水斷蛟龍刺犀革忽若

等泛塵塗利劍斬新蛟犀若以如此則使離婁怒

公輸削墨錐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

得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弊策傷策馬具而不進

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駕驢駝乘且

皆良馬名馬怒百餘氣常驚王良執靶韓哀附輿

而後行駕且至故以為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

韓哀古善御者縱馳馳驚忽如影靡如影靡如影過都起

乾音霸謂也

王之法



紀王車前

國蹶如歷塊地之歷也追奔電逐遺風遺風者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邈人馬相得也故服締綵之

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

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

以易海內也是以嘑喻受之唯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

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

士者必極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

成主製伯禽子魯周公戒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

沐三髮一飯三吐哺又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

法實刑殺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齊桓公

為王之欲遠見者昔年而士不至于是東野人有以

九九見者桓公使感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

以之一喻

唯言極

收一段說

聖主說

引古來証

就賢臣說

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基筵而

士不至夫士之所不至者君天下之賢也也四方

之士皆自以為不若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儀而君

徒禮之况賢于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

方之士相還而並至矣匡合即匡匡九合由此觀之君之者勤于求賢而

逸於得入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

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愆誠則上不然其信信也進仕

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湯且太公

困於敵乃百里自鬻齊威飯牛雁以患也及其遇明

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聞其

美聖曰說

出君臣

合意思大

思都及而

格言清句

聞見登其

反覆熟讀

一唱可以

三嘆

而享膏粱

食釋以不膾也

剖符錫壤

以段合至  
主臣巨說

又生一論

至矣方正  
說齊至相  
遺之不偶

而光相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在必有聖智之君  
 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雲起  
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一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剛動于夏赫赫三教相感故能運風  
虫名世謂之蜻蛉鳴轉崇春也  
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利見大人  
喻聖人之德順故天下萬物利見之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毛詩大雅文王篇  
思語詞皇美也  
 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澆鍾逢門子響為號傳未足以喻其意

引喻切當

又又一譬

字字警心  
言言刺骨

以段得傲  
戒之意非  
徒文而已

也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賦曰號鐘高調  
號鐘琴名也漢書多賸假故以號為號弄鐘門美服射者漢書曰黃帝禹成龍舟黃帝帝乃上對小臣持龍翼七按墮黃帝之弓百好此望帝抱龍翼號故各其弓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曰鳥號  
 以顯其德上下俱歡翕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翼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乘大壑其得意如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  
 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況已明不殫  
 傾耳而聽已聰恩從梓風朝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  
 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翼人平而優游今已大導  
 游自然之勢恬淡魚為之場莊子曰大恬淡安買人虛無無為以天地之平而

按宣帝是道德時使王蒙之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求永萬年何必

或金馬碧之度我助嘔仰屈信若彭祖噫嗟呼吸如喬松駭然絕俗離世

之度我助謂與言者哉莊子曰吹噓呼吸此故納新燕經鳥也為壽而已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手其以寧也農時兩師也至其崑崙山上帝止西王母石室也詩曰

章大吉曰以于漢文當列丙科以景切舉子業錄之

胡時化評起四句設譬自叙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

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方

論賢者國家之先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

臣之功第五節論今臣之遭遇第六節總

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末段  
不取彭祖喬松之事得入臣規諫之體文  
之有益于世主者

五代史伶官傳

六一居士

起句便含  
下滿招損  
意

有左風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  
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  
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

此言其盛

茅坤云此

段柳揚悲

壯令人感

敬

聖言其衰

以象僚與

何人對言

可見盛衰

得失懸絕

知此

收拾幾句

甚有餘省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  
 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  
 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  
 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  
 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  
 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歿  
 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于

人壽

所願豈獨伶人也哉今語

鄒東廓評

此篇為伶官而篇末數句方總說出愈見  
 此等種類亡國感歎之易易也學者熟讀之  
 而作史評必得  
 太名于天下

○與蓋寬饒書

度子王性

茅鹿門曰  
 立意正大  
 詞亦有未  
 許穎陽云  
 直以人臣  
 大義規之  
 意自雅切  
 明目張膽  
 議論

明主知君紫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也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  
 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  
 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  
 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太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句句鍛鍊  
字字雕琢  
讀之愈快  
人意

興又以保  
身保勤之

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此書之正意方今用事之人皆明書法令言

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推遠氏之高

蹤而慕子存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

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太雅云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

鄒東廓評此書議論雅切意思明快深透規勸之意

又評按以蓋以危行言隱望寬饒也然則軍帝

許嶺陽評期誨之書以詞簡意盡為工

倪古石評無一字怠慢無一句塵埃字有深意句有

胡秋宇評咄咄逼人子亦丁立高士耶

茅庵門評有精采之思有委婉之詞有嚴毅之體不

李九我評能作古人詞調而意亦高

賀進士王察元失火書柳柳州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

以詩議論  
大有意致

句法長短  
相稱可式  
可式

後子于天  
將降大任  
來

子厚門云  
子厚與書  
特稱其讀  
古人書  
文章善小  
李則於元  
之无突竹  
可知所以  
一本存則

或以不給澹音修音髓素久渴曰修齊人骨吾是  
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  
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其季於是有水火  
之孽有群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  
然斯道遠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  
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  
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貴顯者蓋無他焉京  
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  
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  
以公道之難明而去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噉噉者以

以為得重  
賂而不免  
于竊味也

數語頓挫  
一篇設論  
全其克慰  
登元且以  
為同祿之  
相吾手即  
參元亦嘗  
頓解一懈

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  
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  
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節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  
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于竹列猶  
有觀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出  
而為幸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之乃  
今幸為天火之所祿幾凡衆人之疑慮舉為灰燼焉  
其廬藉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不能乃可及顯  
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取回祿神本之相吾子也  
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

想矣元親  
在故前云  
勤奉養樂  
朝夕未解  
之云願會  
之齊其為  
與也六矣  
照上養字  
案字

譽也。有而彰之。使失善於心者。咸得聞其家。繁榮。宋  
科者。授子而不懷。雖發如蠶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  
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  
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見左傳昭公十年今言  
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會  
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羅錦山評

東坡眼空下盡獨善陶柳。雖近海外亦以陶柳二集。自隨管指。柳子厚賀火書。讀好處也。三端謂兵端筆端舌端。以書文體三疊。而意思淵遠。余取之以為作舉業論者法。

鄒東廓評

讀賀火書。極有意致。極有力量。然有公道。下語君子。謂見理未明者。夫士君子引

王鳳洲評

披人枕。惟求不負所舉而已。能果及錄如裴垣之進。擢情友可也。庸上無取如蘇之。不私故人。可也。參元果。實且將內不親。外不避讐言。而獨避一知己。即胡為。結岳爭負公道。不負私黨。寧負天下。不負權貴。而端以俱。為在燕。所加也。入言馬之黨。宜其及矣。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  
行之佐。宜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  
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  
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  
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早况夙興夜

以天道至  
人立說是  
大議論  
長知三句  
收上二段  
意  
借動字立

說夢見待  
漢乃人臣  
當非為  
勤也

用一思字  
添許多意

以何以字  
我若字願  
半來形容  
宰相之思  
何等巧妙

茅坤云巧  
處在唐字

寐以事<sub>人</sub>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  
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乃若  
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上  
歲歲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撒蓋下車言為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說相君待漏之意其  
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  
息何以弭<sub>也</sub>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  
進之依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不和灾眚存  
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鑿  
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通相君言

韓旋

對上又交  
一意有權  
慶有筆力

身坤云絕  
似奸臣態  
度  
待且而入  
與假寐而  
坐就見忠  
邪之分

相臣只與

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  
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此段言名相乃思  
其或松擊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喪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  
詞以悅之群吏美法君聞怨言進詔容以媢之私心  
惛惛假寐而坐九門既開車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  
惑焉政柄於是乎隳我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成  
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此段言奸相乃思之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命懸于宰相可不慎與四句



三品非忘  
則好非好  
則庸而未  
庸相一段  
亦簡切可  
愛

重以不當慎復有無毀無譽尤切轉進旅退進

則進無竊位而高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庸相尤棘寺周官所謂王外朝之小吏王禹偁為文

有意味左棘九知所位也

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未直紀其名以似箴體

鄒東廓評宋置待漏院者不勤政也元之記筭揮

茅鹿門評興篇言幸相當勸戒之事無不具備與溫

王鳳洲評句向規得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

續文章軌範百家批評釋七卷大尾

京師書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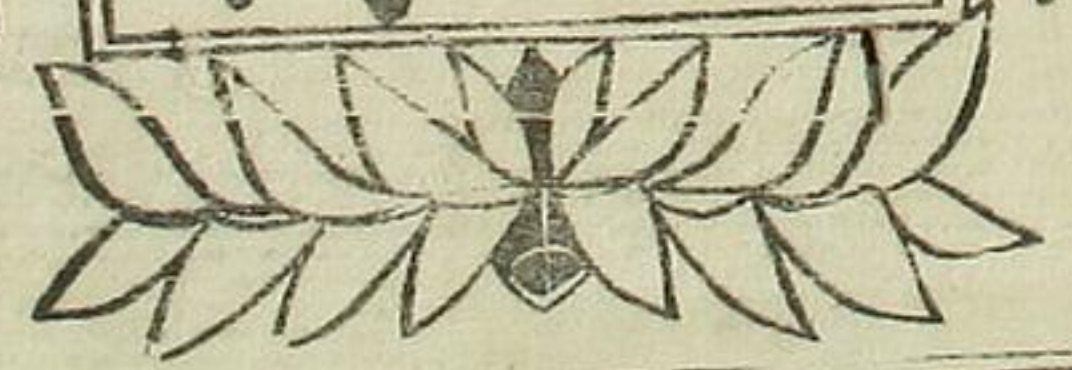
武村新兵衛  
林 久次郎  
植村藤右衛門

萬曆新春孟炚月  
穀旦熊冲宇發行



正德乙未年

杉生五郎左衛門  
土川宇平合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465